

读者
丛书
DUZHE CONGSHU

读者丛书编辑组 / 编

炊烟里的等待



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甘肃人民出版社

读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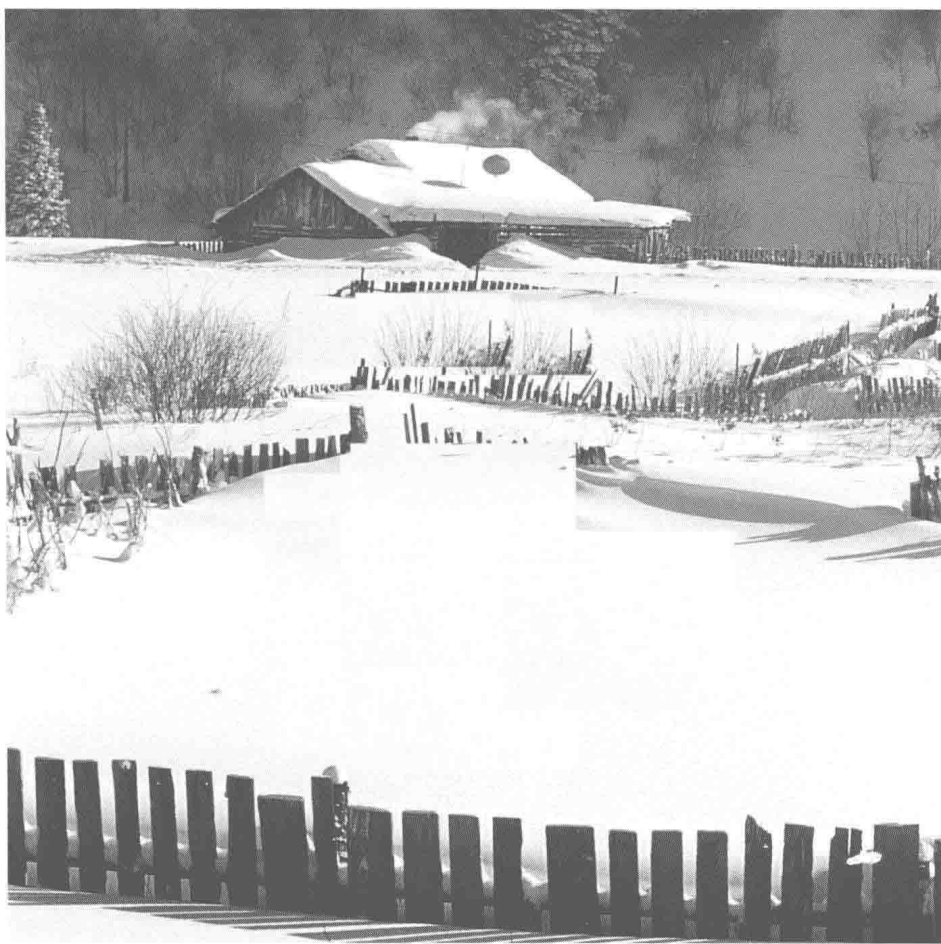
丛书

DUZHE CONGSHU

中国文化读本

炊烟里的等待

读者丛书编辑组 / 编



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炊烟里的等待 / 读者丛书编辑组编. -- 兰州: 甘肃人民出版社, 2020.4

(读者丛书. 中国文化读本)

ISBN 978-7-226-05539-7

I. ①炊… II. ①读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0)第047989号

总 策 划: 马永强 李树军

项目统筹: 李树军 党晨飞

策划编辑: 党晨飞

责任编辑: 马海亮

封面设计: 久品轩

炊烟里的等待

读者丛书编辑组 编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

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 15.25 插页 2 字数 226 千

2020年4月第1版 202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~10 000

ISBN 978-7-226-05539-7

定价: 32.80元

目 录

CONTENTS

- 001 听雨 / 季羨林
- 004 提醒幸福 / 毕淑敏
- 008 毕业歌 / 肖复兴
- 012 草戒指 / 铁 凝
- 015 草木虫鱼 / 莫 言
- 019 茶性 / 艾 煊
- 022 野宴 / 张 炜
- 029 春风长者 / 王开林
- 032 木器时代 / 迟子建
- 035 村路上，告别母亲 / 刘心武
- 038 走散的炊烟 / 马 德
- 040 读柳永 / 梁 衡
- 045 读书之后的心 / 余显斌
- 048 对称之美 / 吴冠中
- 050 纺车与钢琴 / 王 多
- 054 风敲竹 / 刘新昌
- 057 幸福 / 王 蒙
- 060 新年的快乐 / 丰子恺
- 063 家住田野青纱帐 / 谢子安

- 066 对岸的云彩 / 鲍尔吉·原野
- 069 韩干照夜白 / 张毅静
- 073 回忆我的语文老师 / 曹文轩
- 076 能不忆江南 / 宁 默
- 081 旅行的品质 / 韩松落
- 084 妈妈的十二封“信” / 夕里雪
- 088 母爱是一本书 / 蒲 鹰
- 093 鸟鸣山更幽 / 骆玉明
- 096 棋中三昧 / 文 敏
- 101 人之老 / 李国文
- 106 认识父亲 / 戎 林
- 111 记忆中的那碗汤圆 / 毕飞宇
- 115 雪夜赌冻 / 高晓声
- 118 鹞子、风筝、纸鸢 / 薛 舒
- 121 最美丽的山路 / 陆勇强
- 123 最后一茬麦子 / 邵志鸿
- 127 煮雪烹茶之忆 / 卞毓方
- 130 种点什么 / 王开岭
- 134 蒸饭匠 / 李 婧
- 138 真水无香 / 潘向黎
- 140 珍珠鸟 / 冯骥才
- 144 住多久才算是家 / 刘亮程
- 150 有书如歌 / 王鼎钧
- 155 游子吟 / 高 传

159	我怕惊动湖畔那些精灵 / 谢 冕
163	堆雪人 / 李修文
170	天的灵堂 / 王家玲
174	谈生命 / 冰 心
177	岁兄 / 黎 晗
181	水墨 / 车前子
183	石缝间的生命 / 林 希
185	十万残荷 / 顾晓蕊
188	山水画的意境 / 李可染
191	暮色四合 / 徐则臣
193	遥远的车水号子 / 施亚康
196	转念一想 / 闫 红
200	钓者 / 贾平凹
205	爸爸的艺术人生 / 陆庆屹
209	不懂欣赏蓝天白云的人 / 林少华
212	阿芳的灯 / 王安忆
218	茶和交友 / 林语堂
221	一生只做一件事 / 池 莉
224	小鸟离巢 / 琦 君
228	秋天的记忆 / 官 立
232	我妈藏钱记 / 李 娟
237	致谢

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。下雨，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，但这是春雨，俗话说：“春雨贵似油。”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，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。

“润物细无声”，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，小到了“无”的程度。但是，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，顶上有块大铁皮。楼上滴下来的檐溜就打在这铁皮上，打出声音来，于是就不“细无声”了。按常理说，我坐在那里，同一种死文字拼命，本来应该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，极静极静的心情，才能安下心来，进入角色，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。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，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。

然而，事实却正相反。我静静地坐在那里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，此时有声胜无声，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，仿佛饮了仙露，吸了醍醐，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。这声音时慢时急，时高时低，时响时沉，时断时续，有时如金声玉振，有时如黄钟大吕，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，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

里，有时如弹素琴，有时如舞霹雳，有时如百鸟争鸣，有时如兔落鹑起，我浮想联翩，不能自己，心花怒放，风生笔底。死文字仿佛活了起来，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。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，更难为外人道也。

在中国，听雨本来是雅人的事。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，但能否就算是雅人，却还很难说。我大概是介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。中国古代诗词中，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。顺便说上一句：外国诗词中似乎少见。我的朋友章用回忆表弟的诗中有：“频梦春池添秀句，每闻夜雨忆联床。”是颇有一点诗意的。连《红楼梦》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之句。最有名的一首听雨的词当然是宋蒋捷的《虞美人》，词不长，我索性抄它一下：

少年听雨歌楼上，
红烛昏罗帐。
壮年听雨客舟中，
江阔云低，
断雁叫西风。
而今听雨僧庐下，
鬓已星星也。
悲欢离合总无情，
一任阶前，点滴到天明。

蒋捷听雨时的心情，是颇为复杂的。他是用听雨这一件事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，从少年、壮年一直到老年，达到了“悲欢离合总无情”的境界。但是，古今对老的概念，理解是悬殊的。他是“鬓已星星也”，有一些白发，看来最老也不过五十岁左右。用今天的眼光看，他不过是介乎中老之间，用我自己比起来，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，鬓边早已不是“星星也”，顶上已是“童山濯濯”了。要讲达到“悲欢离合总无情”的境界，我比他有资格。我已经能够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”了。

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？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，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“俗人”。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，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青的麦苗。我生在乡下，虽然六岁就离开，谈不上干什么农活，但是我拾过麦子，捡过豆子，割过青草，劈过高粱叶。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，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，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。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。天一旱，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。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，下雨一少，我就望云霓，自谓焦急之情，绝不下于农民。北方春天，十年九旱。今年似乎又旱得邪行。我天天听天气预报，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。忧心如焚，徒唤奈何。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蒙蒙。

今天早晨，我的梦竟实现了。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，听到头顶上的雨声，不禁神驰千里，心旷神怡。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，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，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，有如天降甘露，本来有点黄萎的，现在变青了。本来是青的，现在更青了。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，一片祥和。

我的心又收了回来，收回到了燕园，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，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。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。它们拼命从泥土中挣扎出来，顶住了干旱，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，颜色如故，而鲜亮无踪，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。在荷塘中，冬眠刚醒的荷花，正准备力量向水面冲击。水当然是不缺的。但是，细雨滴在水面上，画成了一个一个小圆圈，方逝方生，方生方逝。这本来是人类中的诗人所欣赏的东西，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，劲头更大了，肯定会很快地钻出水面。

我的心又收近了一层，收到了这个阳台上，收到了自己的腔子里，头顶上叮当如故，我的心情怡悦有加。但我时时担心，它会突然停下来。我潜心默祷，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，响下去，永远也不停。

（摘自青岛出版社《人生何处不欢喜》一书）

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在提醒中过日子。天气刚有一丝风吹草动，妈妈就说，别忘了多穿衣服。才相识了一个朋友，爸爸就说，小心他是个骗子。你取得了一点成功，还没容得乐出声来，所有关切着你的人一起说，别骄傲！你沉浸在欢快中的时候，自己不停地对自己说：“千万不可太高兴，苦难也许马上就要降临……”

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提醒中过日子。看得见的恐惧和看不见的恐惧始终像乌鸦盘旋在头顶。

在皓月当空的良宵，提醒会走出来对你说：注意风暴。于是我们忽略了皎洁的月光，急急忙忙做好风暴来临前的一切准备。当我们大睁着眼睛枕戈待旦之时，风暴却像迟归的羊群，不知在哪里徘徊。当我们实在忍受不了等待灾难的煎熬时，我们甚至会恶意地祈盼风暴早些到来。

风暴终于姗姗地来了。我们怅然发现，所做的准备多半是没有用的。事

先能够抵御的风险毕竟有限，世上无法预计的灾难却是无限的。战胜灾难靠的更多的是临门一脚，先前的惴惴不安帮不上忙。

当风暴的尾巴终于远去，我们守住零乱的家園。气还没有喘匀，新的提醒又智慧地响起来，我们又开始对未来充满恐惧的期待。

人生总是有灾难。其实大多数人早已练就了对灾难的从容，我们只是还没有学会灾难间隙的快活。我们太多注重了自己警觉苦难，我们太忽视提醒幸福。

请从此注意幸福！

幸福也需要提醒吗？

提醒注意跌倒……提醒注意路滑……提醒受骗上当……提醒荣辱不惊……先哲们提醒了我们一万零一次，却不提醒我们幸福。

也许他们认为幸福不提醒也跑不了的。也许他们以为好的东西你会珍惜，犯不上谆谆告诫。也许他们太崇尚血与火，觉得幸福无足挂齿。他们总是站在危崖上，指点我们逃离未来的苦难。

但避去苦难之后的时间是什么？

那就是幸福啊！

享受幸福是需要学习的，当幸福即将来临的时刻需要提醒。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学会感官的享乐，人却无法天生地掌握幸福的韵律。灵魂的快意同器官的舒适像一对孪生兄弟，时而相傍相依，时而南辕北辙。

幸福是一种心灵的振颤。它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，需要不断地训练。

简言之，幸福就是没有痛苦的时刻。它出现的频率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少。人们常常只是在幸福的金马车已经驶过去很远，捡起地上的金鬃毛说，原来我见过它。

人们喜爱回味幸福的标本，却忽略幸福披着露水散发清香的时刻。那时候我们往往步履匆匆，瞻前顾后不知在忙着什么。

世上有预报台风的，有预报蝗虫的，有预报瘟疫的，有预报地震的。没有人预报幸福。

其实幸福和世界万物一样，有它的征兆。

幸福常常是朦胧的，很有节制地向我们喷洒甘霖。你不要总希冀轰轰烈烈的幸福，它多半只是悄悄地扑面而来。你也不要企图把水龙头拧得更大，使幸福很快地流失。而需静静地以平和之心，体验幸福的真谛。

幸福绝大多数是朴素的。它不会像信号弹似的，在很高的天际闪烁红色的光芒。它披着本色外衣，亲切温暖地包裹起我们。

幸福不喜欢喧嚣浮华，常常在暗淡中降临。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，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，父亲一次粗糙的抚摸，女友一个温馨的字条……这都是千金难买的幸福啊。像一粒粒缀在旧绸子上的红宝石，在凄凉中愈发熠熠夺目。

幸福有时会同我们开一个玩笑，乔装打扮而来。机遇、友情、成功、团圆……它们都酷似幸福，但它们并不等同于幸福。幸福会借了它们的衣裙，袅袅婷婷而来，走得近了，揭去帏幔，才发觉它有钢铁般的内核。幸福有时会很短暂，不像苦难似的笼罩天空。如果把人生的苦难和幸福分置天平两端，苦难体积庞大，幸福可能只是一块小小的矿石。但指针一定要向幸福这一侧倾斜，因为它有生命的黄金。

幸福有梯形的切面，它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，就看你是否珍惜。

我们要提高对于幸福的警惕，当它到来的时刻，激情地享受每一分钟。据科学家研究，有意注意的结果比无意要好得多。

当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要对自己说，这是春天啦！心里就会泛起茸茸的绿意。

幸福的时候，我们要对自己说，请记住这一刻！幸福就会长久地伴随我们。

那我们岂不是拥有了更多的幸福！

所以，丰收的季节，先不要去想可能的灾年，我们还有漫长的冬季来得及考虑这件事。我们要和朋友们跳舞唱歌，渲染喜悦。既然种子已经回报了汗水，我们就有权沉浸幸福。不要管以后的风霜雨雪，让我们先把麦子磨成面粉，烘一个香喷喷的面包。

所以，当我们从天涯海角相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请不要踌躇片刻后的别离。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，有无数孤寂的夜晚可以独自品尝愁绪。现在的每一分钟，都让它像纯净的酒精，燃烧成幸福的淡蓝色火焰，不留一丝渣滓。让我们一起举杯，说：我们幸福。

所以，当我们守候在年迈的父母膝下时，哪怕他们鬓发苍苍，哪怕他们垂垂老矣，你都要有勇气对自己说：我很幸福。因为天地无常，总有一天你会失去他们，会无限追悔此刻的时光。

幸福并不与财富地位声望婚姻同步，这只是你心灵的感觉。

所以，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说：我很幸福。因为我们还有健康的身体。当我们不再享有健康的时候，那些最勇敢的人可以依然微笑着说：我很幸福。因为我还有一颗健康的心。甚至当我们连心也不再存在的时候，那些人类最优秀的分子仍旧可以对宇宙大声说：我很幸福。因为我曾经生活过。

常常提醒自己注意幸福，就像在寒冷的日子里经常看看太阳，心就不知不觉暖洋洋亮光光。

（摘自《读者》1995年第2期）

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，我们大院里陆陆续续搬进好多新住户。好多是从农村来的，都是些出身贫寒的人家。租住的房子，是大院里破旧或废弃的房子改建的，房租仨瓜俩枣，没有多少钱。那时候，我们大院的房东心眼儿不错，可怜这些人，旁人一介绍，就让住进来了。

就在那时候，玉石和他的爸爸妈妈住进我们大院。他们的房子是以前的厕所改建的，我们什么时候到他家去，地上总是潮乎乎的，总觉得有股臭味儿。但是，玉石觉得这里比他们家以前在农村住的好多了，关键是，离学校近，这让他最开心。他对我说过，在村里上学，每天得跑十几里的山路。

搬进来那一年，玉石读小学六年级，来年就要读中学了。这是他家决心从农村搬进北京城的一个主要原因。不然的话，玉石读中学就要到县城去，那就更远了。玉石学习成绩好，他爸爸说，就是砸锅卖铁，也要供玉石读中学，然后上大学。那时候，上大学对于我是一件遥远的事情，但和玉石在一

起，天天听他念叨，上大学便也成为我特别向往的一件事情。

玉石的爸爸在村里是泥瓦匠，有手艺，因此到了北京，很快就在建筑工地找到了活儿。房子虽然是厕所改的，但是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其乐融融。

我们大院里好多街坊，都像房东家一样关心玉石家，不仅因为玉石的父母待人和气，关键是大家心疼玉石。玉石学习确实棒，小学毕业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汇文中学。家家都拿玉石做榜样，督促自己孩子好好学习。我爸爸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，几乎天天对我说：“你瞧瞧人家玉石是怎么学的，你得向玉石一样，也得考上汇文！”

三年后，我也考上了汇文中学，玉石又考上了汇文的高中。那时候，全院开始以我们两人为骄傲。那是1960年的秋天，饥饿蔓延，家家吃不饱肚子。冬天到来的时候，玉石的爸爸从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，当场没了气。事后，从玉石妈妈的哭诉中，人们才知道，玉石的爸爸是把粮食省下来让玉石吃，自己只吃豆腐渣和野菜包的棒子面团子，天天在脚手架上干力气活，肚里发空，头重脚轻，一头栽了下去。

玉石是个懂事的孩子，爸爸走了，妈妈没有工作，他不想再上学了，想去工地接他爸爸的班。工地哪敢要他？他背着书包，不是去学校，而是瞒着他妈妈，天天去别的地方找活儿。一天，我们学校的老师找到他家里来了——是他的班主任丁老师，一个高个子教物理的老师。玉石没在家，还在外面跑呢。丁老师对玉石妈妈说：“玉石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是读书的材料，这么下去，就可惜了。您要劝劝他，学校也会尽力帮助的。咱们双管齐下好吗？”

玉石妈妈没听懂“双管齐下”是什么意思，等玉石回来，只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对玉石说：“孩子呀，你爸爸为啥拼着命从村里到北京来？又为啥拼着命干活儿？还不就是为了让你好好上学？你这说不上学就不上学了，对得起你爸爸吗？说句不好听的，你爸爸就是为了你死的呀！”

玉石又开始上学了。有一天放学，在学校门口，我碰见了她，他显然在

校门口等我半天了。他要我跟着他一起去一个地方，我虽然很敬佩他的学习，毕竟比他低三个年级，平常很少和他在一起，不知道他要我跟他去干什么。

我跟着他一直走到东便门外。那时候，蟠桃宫还在，大运河也还在，顺着河沿儿，我们一直走到二闸。这是我第一次去这个地方，这里是一片凄清的郊外。他带着我走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地上，这时候，天擦黑了，暮霭四起，工地上黑乎乎的，显得有些瘆人。他悄悄对我说：“你就在这里帮我看着，如果有人来了，你就跑，一边跑，一边招呼我！”他这么一说，我更有些害怕，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不一会儿，就看见他从工地上拉出好多钢丝，还有铜丝，见没人，他拽上我就跑，跑到收废品的摊子前，把东西卖掉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们被抓到了。虽然是废弃的工地，但因有不少建筑材料，也有人看守。玉石拉上我就跑，那人追上我们，一把揪着我们的衣领子，像拎小鸡似的把我们抓到他看守的一间板房里，打电话通知我们学校。来的老师，骑着自行车，高高的身影，大老远我们就看出来了，是玉石的班主任丁老师。那人余怒未消，对丁老师气势汹汹地叫嚷道：“你们学校得好好教育这两学生，明目张胆地偷东西，太不像话了！”丁老师点着头，把我们领走，他推着那辆破自行车，沿着河沿儿，一路没有说话，只听见自行车嘎嘎乱响，我感到我们的脚步都有些沉重。走过东便门，走到崇文门，在东打磨厂路口，丁老师停了下来，对我们说：“快回家吧。”然后，他从衣兜里掏出了几块钱，塞进玉石的手里。玉石不要，他硬塞进玉石的兜里，转身骑上车走了。走进打磨厂，路灯亮了，我看见玉石悄悄地抹眼泪。

玉石和我再也没有去工地。学校破例给了他助学金，一直到他高中毕业。1963年，他考入地质学院后，和他妈妈一起从我们大院搬走，我就再没有见过他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听我妈说，玉石来大院找过我一次。那时，他大学毕业，在五七干校等待分配。可惜，我正和同学外出大串联，没能见到他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他来找我，是找我陪他一起回学校看看丁老师。那

时候，丁老师被剃成了阴阳头，正在挨批斗。

前不久，我接到一个从西宁打来的电话，对方让我猜他是谁。我猜不出来，他告诉我他是玉石。他说他后来被分配去了青海地质队，一直住在青海。他看过我写的关于柴达木的报告文学，也知道我弟弟在青海油田工作过。他说他妈妈跟着他，一直到去世。他说他退休后在学习作曲，而且出过专辑。他笑着对我说：“你觉得奇怪吧？我是学地质的，怎么改行了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是有点儿奇怪，你是跟谁学的作曲？”他说：“我是自学的。但也不能这么说，你知道我读高中的时候，教我们数学的是阎述诗老师。”我问：“你跟他学的？”我知道阎述诗老师曾经为著名的《五月的鲜花》作过曲。他笑着说：“不是，但是，我想阎老师可以既教数学又作曲，我为什么不能既学地质、搞勘探又作曲？”玉石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有能力的人，世界在他面前是圆融相通的。

最后，他告诉我，他学作曲，是想为丁老师作一支曲子。那个晚上，丁老师让他难忘，让他感受到世界上难得的理解和温暖。他说，这么多年，只要一想起丁老师，心里就像有音乐在涌动。

我告诉他，丁老师好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。他说：“我知道，所以，我想你把我的这番心思写篇文章好吗？我想借助你的文章让人们知道丁老师。过几天，我会把歌寄给你。”

我收到了玉石创作的《毕业歌》。说实在的，曲子一般，但其中一句歌词让我难忘：“毕业了那么多年，你还站在我的面前；那个懵懂的少年，那个流泪的夜晚。”

（摘自《读者》2016年第14期）